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劉瑨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八

童科小學附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輙舉劾

後漢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

黃琬以公孫為童子郎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為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司馬朗十二

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紉問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

廣德二年停童子歲貢大歷三年又復之仍每歲令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之例考試訖奏聞十年再停之

開成三年敕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試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有招延則為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正路冀絶倖門雖有是命而以童子為薦者比比有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禮部貢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諸色舉人例考試經解選省任稱鄉貢童子長吏不能表薦若無本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

天成三年敕近年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漸高

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念書不合格文積成
乖敝此後應州府不考藝能濫發文解其逐處判官責
罰仍下貢院將解到童子精加考較須是年顔不高念
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長興元年敕童子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
所放不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
書虛成卷數及第後十一選集初任未得授親民官
周太祖廣順三年戶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

元念書二十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
宋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太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並長吏以聞至是亦召試殊詩賦各一篇蓋詩六章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嘉其敏贍擢授秘書省正字
王氏揮麈録曰真宗實録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清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紙

云伏念臣先於大中祥符八年真宗皇帝遣內臣
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
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
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
盛時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
頗歷歲年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
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
援例自兹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

重念臣生事蕭條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禄無以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惠邮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再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覬仍稟稍得養單貧葢元豐初計其年尚未七十司農少卿令之朝議大夫也禄禄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時邪朱興仲續歸田録云伯俙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

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閾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阼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畧云蔡伯俙年八十歲食禄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試年十四仁宗以大中祥符三年生則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謂殊與蔡伯俙俱以五六歲為神童侍仁宗於東宮誤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凡十人寶元元年以為無補而罷之

神宗元豐時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筮兩齋

徽宗政和四年小學生近千人尚有繼至者分十齋處

之增教諭俸不許受束脩自八歳至十二歳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内舍上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内舍優補上舍後曹芬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

崇寧五年參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州隸教授縣隸學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至宣和罷其法

童子科元豐以後賜出身者五人元祐時詔禮部自今請試童子誦書毋收接大觀後復其科賜補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試童子祖宗朝皆天子親試其命官免舉皆臨時取旨無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詔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大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及詩各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誦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試不合格與賜帛

寧宗嘉定十四年詔自今歲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闕下

先試於國子監而中書覆試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萬頃彭興宗張揉朱虎臣劉轂永免文解者一人晏章免文解者一人紹興三年林佐國始賜帛罷遣者九人紹興三年四月兄弟童子三人饒州江安國定國戴松戴滋又張昱叟昱卿未知何許人惟朱虎臣者能排陣步射及誦七書故補承信郎劉轂以小校子五歲善騎射故補校尉虎臣浮梁人既召見又特賜金帶以寵異之此亦前所未有

孝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七十四人而命官者七人有呂嗣興者衢州人也四歲能誦書切韻變四聲畫八卦上召見面俾吟詩遂授右從政郎賜錢三百緡令伴皇孫榮國公讀誦乾道八年春也又有臨川王克勤尤為警敏初命右從事郎廬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並右迪功郎三山何致遠將仕郎廬陵郭洵直下州文學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剛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

仍依初補法壬子四月也晏元獻初以童子召試遂賜出身令祕閣讀書久之即以為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敏叔為祕書省讀書制禄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祕閣館職皆遷官選人改京秩有司言克勤於上詔以為文林郎久之臺官有言其過者遂除初等職官後復以鎖廳中第為太學博士自後未有繼者自罷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

通詔特封孺人

吏道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

路温舒縣獄吏　衛青縣吏給事侯家　公孫弘獄吏　張湯長安

吏　杜周廷尉史　王訢郡縣吏　陳萬年郡吏　于定國

獄吏　龔勝郡吏　丙吉魯獄吏　趙廣漢郡吏　尹翁歸獄小

吏　張敞鄉有秩補太守卒史　王尊獄小吏　孫寶郡吏　何並

郡吏　薛宣都船獄吏　朱博亭長遷功曹　朱邑嗇夫遷卒史　趙

禹佐史　王温舒亭長遷廷尉史　尹齊以刀筆吏遷御史　減宣佐史

嚴延年郡吏　尹賞郡吏　樓護京兆吏　王吉郡吏　鮑宣嗇夫補東州丞　焦延壽郡吏察舉補小黃令

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

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戇愚無知隽詬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貸笞罵僇辱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興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羣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

亦由上之人並開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强明健决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

而詆吏為俗於是以剸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誚儒為迂於是以通經博古為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揚輕重之意於是拘譾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恥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令復之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絶横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留拜者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讓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坐

者皆屬觀壹造河南尹羊陟陟初不見後延與語大奇之西還謁弘農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遁去規聞大驚以書謝曰令旦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言只以為計吏不知是壹也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

按以趙壹之文才儒雅而失身計吏以取傲忽如此非深相知者蓋不知其為壹也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

其選亦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史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有如此者初不以為屈也

主事二漢有之漢光禄勲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察茂材者為之後漢范滂自光禄四行遷光禄主事時陳蕃為光禄

勲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泰聞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隔之蕃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

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精練有吏能者為之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韋彪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令者務簡可皆停省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草用孝廉孝廉恥焉丁邯以孝廉為郎稱病不就光武詔問實病乎

蓋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終不能為郎又郎中袁著詣闕上書訟梁冀驕暴冀陰殺之學生劉常為名儒素善著冀召常補令史以辱之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則未嘗曰官甚貴而吏甚賤也後世為胥吏者作姦犯科不

自愛重放縱於義理之外故為世所輕而儒者尤恥與為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勲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史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别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史而不以為恧元成以來至東漢之初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令史而深以為恥蓋亦習俗使然然胡廣袁安之進身者亦由郡吏而

丁曲則決不肯為尚書令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郡吏亦屑為之及其既以孝廉異科薦舉徵召則未免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其為郎令史矣然考晉書百官志魏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然則丁曲雖誓死不為而自光武立法之

後孝廉之為郎者遂為久例歟

都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須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盡時彦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民都宣毅墨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兹選

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六人領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唐並用流外

右歷代都事主事皆吏長之名也

西晉令史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賈充為尚

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

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劉卞入太學試經為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為人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怒退為尚書令史姚萇執苻堅遣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瓌傑問曰卿於朕世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材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宜其亡也

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

孔顗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糾

梁陳與晉宋同

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勲品

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

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冗不參官品開皇十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府衛皆曰府史於時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賒

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

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諠覆理鍜鍊辛苦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遠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二州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

悉由吏部纎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師穉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敘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官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是歳京師饑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士並放歸本貫又閽立本姜恪為

相立本善畫恪有邊功當時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張元素少為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縣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元素辱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元素雖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仗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之孫伏伽與元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於廣坐自

陳往事一無所隱

高宗永徽時吏部侍郎劉祥道上言三省都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掖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專責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元宗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

十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

按張元素事太宗深以流外為恥彼創業之時依乘風雲致位將相其發身微賤蓋有甚於流外者矣不必恥也然至明皇時承平已久正當分别流品汰除冗濫以清仕途而流外出身歲不下二千人蓋唐進士科取人頗少士欲求用而有所限制

則捷出他徑處汙穢而不羞矣

劉晏為度支使常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勾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

鄭餘慶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為姦每宰相議為光琦沮變者令渙往

請必得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
鄭絪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
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後渙以贓敗憲宗
聞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錢與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歲滿
授官見貲選門
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

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准元敕業文者任徵引今古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
有司
宋太祖皇帝開寳五年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録者引對方得注擬驅使散從官伎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
擬
上親閲諸司流外人勒歸農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録簿尉充之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

太宗端拱元年詔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邱縣主簿喬蔚等五人為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堂吏拔選人授京官為之自此始也

二年上親試舉人有中書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奪所受敕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

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不得離局應舉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欒崇吉為度支副使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上越次而用之即召堂後官著作郎楊文質為秘書丞代掌五房事謂之曰汝見擢用欒崇吉否當自勉勵也

雍熙時以堂後官充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

參見宰相禮同胥吏　尋又詔流外出身曾坐真徒

歴四任不入令録

真宗咸平元年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

外

流外補選之例五省御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

職掌每歲遣近臣與判銓曹就尚書省同試律三道中

者補正名理勞考後以就試人多懐挾傳授乃有鏁院

巡搜糊名之法試百司吏人問律及疏所對合格復口

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然其自敘勞績臣僚為之陳請特免口誦謂之優試得優試者率中選後因言者遂復減吏部考試百司人歲以二十人為額毋得僥倖求

優試

神宗熙寧三年詔中書置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士人陞朝官充

石林葉氏曰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

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為都承旨評初受命文潞公為樞密使以舊例見之不為禮評訴於神宗上命史官檢詳故事以久無士人為之檢不獲乃詔如閤門使見樞密之禮

按檢正都承後來皆從官為之令觀此則知祖宗立法之初或命胥吏或命士人固無定例也既胥吏所嘗為之官則宰相所以待之者宜其禮貌少

殺於士大夫然考之國史檢正之初立也鄧綰實為之鄧以上書阿附新法進身有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須我為之之語則豈以充檢正為恧者哉

知徐州蘇軾上言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沉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

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别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

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

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禄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歳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按祖宗時吏可出仕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為省吏嘗觀歐陽公集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戸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時蓋不特藝祖太宗朝為然也令坡公復拳拳欲立吏人出官之法蓋祖宗時省院要路之吏可以年勞出官而州縣小吏則未有入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於文詞多不能以科目發身則立試

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法也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史大率積累及二十餘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為最優幸凡干黙檢諸司文書率隨其司酬奬減年出官最速其未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毋過厚則雜流可以少損

先時中書堂後官提點五房官雖未至員外郎奏補聽如舊制至崇觀時蔡京優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

夫或換防禦使觀察使由此任子百倍以前

朝野雜記曰堂後官者三省諸房都録事也補職及一年改宣敎郎五年願出職者與通判十年以上予郡建炎初李伯紀為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又曰凡吏職年滿依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職郎用考第開陞至從政郎止其不因年勞非泛補授者未得注擬具元補因依奏裁

貲選進納

漢文帝從鼂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廼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

算得官矣訾與貲同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按漢初限訾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貪故也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有市籍即賈人也然則訾不及算與及算而為賈人者皆不可以為官則所限者衆矣故景帝詔減作訾算四乃得官云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

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

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按或解云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一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　或說七當為一即十一級衍萬字其曰直三十餘萬者蓋賣爵必級級少增其價至直三十餘萬金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為吏先除用也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五大夫舊二十等爵第九級也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為吏殆謂此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

雜而多端則官職秏耗

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吏

按漢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懼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豐也遂立為入粟之法懼吏之貧乏無藉而貪欲無厭也遂立為貲算之法雖有愧於古人任賢使能之意然猶不過隨時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鬻賣之門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煮鹽冶鐵者皆得入仕至株送之法行則陷之以罪晷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

矣

西漢以貲為郎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張釋之　司馬相如

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十沐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長久也一歲之

調度言總一歲所須財物文書調度移司農以官錢給之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有罪輙奏免薦其賢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勵絶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翕然稱之

貢禹傳禹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者贖罪入

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

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察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罪者輒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按楊惲傳所載及貢禹所言大槩皆為貲郎設也任官不以材德選而徒擇其貲力之富厚豈理也

哉然貲郎之見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久宦減仲産之嘆相如亦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資産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茍非一日他有以見知人主自致顯榮則必為貲郎所累終身坎壈矣士之所以進身者其發軔可不審哉

黄霸傳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

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畀之況徒以其家資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輸財得官

卜式 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再獻錢三十萬拜郎中 後為御史大夫封侯

黄霸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

至丞相

楊僕 以千夫為吏 千夫即武功賞第七級至樓船將軍封侯

東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

各有差

桓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内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貯之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减

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

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

惟此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公位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

重陶才原其病

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

於豪富之百姓葢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

黄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為名士也靈帝取

之於貪饕之公卿蓋縱其剥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温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為小人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治南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明帝時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虚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

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夫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

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　又令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内以六品七品子為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為帳内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無違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於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

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貲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貲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殁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

者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廕子孫者如戸内兼廕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據所有貲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産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内侮

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榷為此制尋即停罷

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又勑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覿

舊例使絶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貲以備私覿雖

優假遠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

宋興以來所重者獨進士若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於民政無預也

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敕誥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録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换授降等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户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受科取今復其户不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窮也况大户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户下户重貧州縣緩急當責何人辦事况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𩥇驥同

皁又弊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毋改該注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涖其毋得注

高宗紹興二十年用吴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監司守臣募民往兩淮開墾田地歳收穀五百石歸官莊者免本戶差役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塲許赴轉

運司應舉

孝宗淳熙二年詔進納補官請舉年及合免舉之人許納補授文書直赴南省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係進士補迪功郎

方伎

西漢衛綰以戲車為郎事文帝（仕至丞相）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佞幸）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仕至侍中）吾邱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仕至大中大夫）荀彘以御見侍中

武帝時虞初以方士侍祠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絶倫超奇者為右亡所阿私（龜筴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皆召見待

詔伍宏以醫待詔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又有本草待詔郊祀志

范曄東漢書方伎傳論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挾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謂李少翁欒大之徒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趨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

爭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蓋謂此也

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風角仕至司空掾）郭憲（善術仕至光祿勳）許楊（善術曉水脉仕至都水掾）王喬（有神術仕至縣令）謝夷吾（善風角仕至太守）李郃（善河洛風星以孝廉舉仕至司徒）樊英（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以隱士聘仕至

光祿大夫公沙穆善河洛步推之術仕至弘農令　單颺善天官算術仕至漢中太守　韓說善圖緯仕至江夏太守

按史所載兩漢士大夫明方術善技藝而在仕途有至大官者如衛綰周仁吾邱壽王則假方術以進而自他有文行以取顯貴者也如李郃樊英之徒則雖善方術而本不假此以進身取位者也然考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則終身肥遁不求聞達者甚多有不應辟舉者有變姓名不知所終者真賢

士也其與後世之以一伎自名而奔走形勢之塗以為干名徇利之階者大有逕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達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家者以為殷監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蹌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

追也

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申謂祕書殿中太常左春坊太僕等伎藝之官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敘若本司無闕聽授散官有闕先授若再經考滿者聽外敘

唐制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圖書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

中宗神龍元年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其年又除方術人葉静能爲國子祭酒

元宗開元七年敕出身非伎術而以能任伎術官者聽量與員外其選敘考勞不須拘伎術例

天寶十三載吏部奏準格伎術官各於當色本局署員外置不得同正員之數從之

文宗太和五年敕諸色藝能授官令後如有罪犯停職者委本司牒報吏部不在敘用限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乃以俊為景州

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宋太祖皇帝開寶十年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

敎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

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邪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乃以為太樂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醫官院事上曰自化頃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尋諭以方術之流不可任郡今復有此請命樞密使召戒之

乾興元年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圖畫琴棋待詔轉官止光禄寺丞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踰此制惟特恩至國子博士而止

徽宗大觀四年併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醫學生入太醫局而算書生則歸之太史局

畫學醫學等並見學校考

文獻通考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錄監生臣劉增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九

舉官

虞書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稱其人之有德必舉事以為驗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寬弘莊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亂治也擾而毅擾順也毅果也直而溫簡而廉性簡易而有廉隅剛而塞剛斷而實塞强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思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可以為卿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嚴敬其身行六德可為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周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然則舉士之與舉官非二途也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舉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校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

得官者則士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統之然三代兩漢之時二者本是一事故摭其事實原其法意之詳於士者入舉士門詳於官者入舉官門然大槩未嘗各自立法如後世之為也故所紀多互見必參考然後得之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强兵為務仕進之塗唯闢田與勝敵而已至始皇遂平天下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榮之布告天下其有意稱明德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行義及年有而不言覺免詳見舉士門

景帝詔曰有市籍貲多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算算得官詳及注見貲選門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僚屬及

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禄勲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禄勲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闕員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負俗謂被世譏論也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

絶國者

先公曰汲黯常諫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葢至是名臣文武欲盡則黯之説十餘年而遂驗矣帝徒知殺之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難也無怪乎詔下而無有應舉者雖然帝於是春秋髙而血氣亦寖定矣

元帝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禄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禄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按西都舉人之法如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至是復詔舉此四科蓋未仕者則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課

之法也

成帝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令壯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

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禄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一人監御史司隷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具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又詔三公以四科辟召見辟舉門

舊制光禄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

材四行（四行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隷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

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令復用之

第一科補西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

八奏四科補賊決

和帝永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材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鄉曲而郡縣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别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令新蒙赦令且復申敕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

永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䟽曰令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

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閒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三公也其簡叙先後情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中

二年郎顗上䟽曰令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曰令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

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
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
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
章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
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
尚書令陳忠之說如彼而郎顗之說復如此要之
三公與尚書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

人則皆不免徇私茍欲徇私則何所不至而謂其職在機衡宫禁嚴密私意不得通疎矣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汚也

桓帝時綱紀頹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禁綱益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幽冀舊壤缺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坐留闕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限以末制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

差厥中書奏不省

靈帝時呂强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按虚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

黄琬為五官中郎將陳蕃為光禄勲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禄舉三署郎以髙功久次才德尤異者

為茂材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禄茂材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名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坐免官禁錮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為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好車者不謂之㢘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偽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見舉士門

漢昭烈既崩諸葛孔明秉政懲惡舉善量能授任不計

資敘時犍為郡守李嚴以楊洪為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為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為廣漢郡守

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舉吴郡暨豔性峭刻好清議為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豔欲激濁揚清别其善否乃覈選三署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吏置之營府於是怨聲鼎然競言豔用私情虧公法豔坐自殺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所嫉惡於是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帝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敎慕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畧曰古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

以自明賢也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灼然殊矣故非時獨之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譽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全其名矣能否混雜

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為貴邪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遂不為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

為司空禹拜稽首讓於稷契及咎繇益讓熊羆伯夷讓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葢取於此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絶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為一公缺三公已豫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

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詳也推之四征尚書郡守皆然夫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為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詳也時讓則賢智顯出能否之美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皆知進身

求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矣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

齊王嘉平初夏侯元請使官長各考其屬能否而中正則惟考行跡詳見舉士門

晉武帝泰始七年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又令舉守令之才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

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濤為吏部尚書再居職共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之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肅正左右衛將軍王濟才高美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博士祭酒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國學初建王荀已亡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爾有當聖旨者否又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政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

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荀勖達練事物三者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不

王戎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

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戎與時卷舒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

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能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䋘䋘初六反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戎輒託疾不之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

此

按西晉時以吏部尚書執用人之柄山濤王戎相繼居是職二人雖賢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鑒巨源啟事中所處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戎所評議者亦一時名勝非後進小吏也蓋當時尚書權任之重如此後來居是職者既未嘗有二公之鑒識且其所權衡不過幺麽微官所謂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

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者是也近世葉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為宰相之大權則毋怪銓選為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此語足以箴後來之失然後來之大臣苟非作姦擅權固位植黨者其於用人亦不過謹

守資格以為寡過之地毋以異於吏部之銓衡如蕭何之以大將舉韓信狄仁傑之以宰相舉張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漸敝中正任久愛憎由己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

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令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詳見舉士門

按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令欲為

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抅矣況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宋營陽王時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黄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懐自此以上故宜互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千木美之小字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宋黄門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時中軍録事參軍周朗上疏曰欲為教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强擊

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即更求其言行考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為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敎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照難原之才使國無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舉所知

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罕有

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黷無復廉恥之風謹愿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顏竣為吏部尚書留心選舉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

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嘗歡笑答之人言顔竣嗔而予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

按自魏晉以來州郡無上計之事公府無辟召之舉士之入仕者始則中正别其賢否次則吏部司其升沉而已所以尚書之權最重而其於人恩怨亦深故賈充與任愷爭權則啟令其典選俾之易生間隙蔡廓以主闇時艱不欲居通塞之地蓋非精於裁鑒者不能稱其任而恬於權勢者多不樂

居其位也

齊因宋代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詳見舉士門

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淵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淵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詳見舉士門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㫖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

署奏勑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别内外隨才補用以黄紙録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别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勑可黄紙寫出門下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又勑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待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

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

文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令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具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

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

郭祚為吏部尚書特絜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

是事頗為稽滯每招怨讟然而所拔用者量材稱職士論歸之

孝文勵精求治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陟見考課門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詔澄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於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咸無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

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為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頹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

清河王懌以官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准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

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
昭然文無虧没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
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兹以降亦多乖
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
為起家之官今或遷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
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
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
流之廣必令該鑒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

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畫一專尸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暨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為敕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

征西將軍兾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於是武夫憤怒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毆其父子詔斬其尤強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

張彝既死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需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

滯者皆稱其能

亮甥劉景安貽書規之亮荅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况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鑒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倔起而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組乘

軒求其烹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剸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兼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葉氏曰按蕭寶寅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敘内官四年為限令亮立此格專以停罷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為

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沈塗考任無復止法容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選之後武人入選始於羽林作亂之餘此當時事情也通鑑述崔亮答書削去本旨已為未然胡氏葉氏之論古今得失則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考也

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

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聚斂盈門囚執滿道葢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

舉由來所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强暴自息書奏會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才文藝政事强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

隋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爲滿滿後六年爲叙

薛琡爲吏部郎中上言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積勞之中有材堪牧人者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不報

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

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袁聿修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令見停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

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内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稗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别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

罰金又擁旌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内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録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霑在吏職及前為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内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内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内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

楊愔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己任然取士多

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為惜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葉氏曰魏以停年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材用以赴功名自不係君德也銓叙羣彥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覇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

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

樂遜上疏論選舉曰選曹賞録勲賢補擬官爵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禄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内除此外付選曹銓叙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

生處世以榮祿為重修身履行以基身名逢時既難失時為易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構為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材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咸吏部所掌自是

海内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弘問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令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纎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

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產萬類美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羣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懸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懼舉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故難明斥其惡而强擠

也曁豔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葢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毛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墜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

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蠢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

並不得授文官職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羙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逖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甘於重趼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於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嵬瑣之流耳委

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於庶務之間決知其不免於瘝曠之負也故善為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唯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已私者不為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而嶄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已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悠睢嵬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文獻通考卷三十六